

過路的朋友

張灼祥



過路的朋友

張灼祥

張灼祥

八四年四月十日

過路的朋友

定價十五元

作 者：張灼祥

封面設計：蔡浩泉

出 版：素葉出版社

地 址：香港上環郵政信箱33809號

排 字：年豐排字植字公司

地 址：香港駱克道447號11樓C座

印 刷：培基印刷公司

地 址：香港灣仔船街38號

初 版：一九八二年六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11

作者簡介：

張灼祥，廣東梅縣人，任職教師。曾參與編輯「大拇指周報」。

目錄

窗外的帆船	一
晚餐之前	三
見朋友	一〇
過路的朋友	一六
街頭音樂	二〇
姍姍的聖誕	二四
歲月	三二
大拇指	四〇
酒館	四八
相會	四九
寫字	五〇
空碗	五一

煙斗	五二
美麗人	五三
藝術	五四
恐懼	五五
快樂	五六
午餐	五七
延續	五八
忘記	五九
涼茶	六〇
靜止	六一
紐約、紐約	六二
好牧人	六四
舊歌	六五
精神	六六
絕對	六七
生活	六九

路軌	七〇
白粥	七一
辦雜誌	七二
活下去的人	七三
髮與鬍子	七五
一樣的風景	七七
快樂時光	七九
紅酒	八一
或聚或散	八三
身份不明	八六
西湖夜雨	八八
午後的「月壇」	九〇
同走一段路	九二
演出	九四
曬太陽	九六
遠方的朋友	九八

鯨魚骨的故事·····	一〇〇
爲了什麼·····	一〇二
曬網打魚·····	一〇五
空枱與空櫈·····	一〇七
舊戲院·····	一〇九
保存下來的·····	一一一
咖啡室的一天·····	一一三
第四對手套·····	一一六
開畫廊的朋友·····	一一八
不作解釋·····	一二〇
畫展·····	一二二
光管的藝術·····	一二四
吃早餐·····	一二六
便宜·····	一二八
頭條新聞·····	一三〇
面孔·····	一三二

風箏·····	一三四
走在樹林裏·····	一三六
早上半小時·····	一三八
阿維客明信片·····	一四〇
迎接新年·····	一四二
年初一·····	一四四
到阿拉斯加的人·····	一四六
教授的煩惱·····	一四八
樹下·····	一五一
那一個下午·····	一五三
在楓林下·····	一五五
最後一班車·····	一五七
秋刀魚之夜·····	一六〇
有生命的陶器·····	一六二
研究·····	一六四
經過·····	一六六

放棄·····	一六八
幸福·····	一七〇
在電梯內·····	一七二
回來·····	一七四
簡單的喜悅·····	一七六
留神及其他·····	一七八
連得傑的四天·····	一八三
禮物·····	一九二
舊書·····	一九四
坐看雲起時·····	一九六

窗外的帆船

賜權從法國博都寄來一張馬磯的複製畫，說在遊覽博物館的時候，十分喜歡他的畫，就買了一張複製的寄給我看看。對於畫的欣賞，我從來只是憑直接的感覺，喜歡就是喜歡，喜歡了才開始找喜歡的理由。

畫的正面是一個打開了的窗，窗前放着一個盛載鮮花的花瓶，有紅色的玫瑰，黃色的菊花，望出窗外，就是淡藍的海。畫面是安祥的，也許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吧，有點懶洋洋的味道。屋裏的人往那裏去了？也許已登上那艘帆船了吧！但真正發生了什麼，沒有人知道。

當我把畫角上的帆船掩蓋起來，整幅畫的風格好像改觀了，畫的意境也變得暗淡多了。那艘船竟然是那麼的重要，它該是一種希望吧，沒有了希望，望出窗外也就祇有茫茫大海，寂寞中帶上幾分無奈的感覺。

窗外的帆船極像「縱橫四海」那套電影中的那一艘，時代背景也差不多吧。那是浪

漫的生活，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花費得起的。電影是電影，生活往往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但祇要船停在那裏，那裏就停着一份希望與理想，每一艘船都有着它本身難忘的經歷。窗外的山，今天看在這裏，明天看仍在那裏，祇有帆船，今天還在，明天又已經不知駛到那裏去了。

窗已經打開了，外面的世界展開在眼前，要離去，要到一個新的目的地，就得乘上這一艘帆船。然後，風來了，帆張開了，新的天地就在前面等待着。在帆船上，你是它的一部份，你要完全的爲了航程而全心全意，你要注意風雨的來臨，你要工作。這不是豪華客輪，但坐在上面所經歷的甘苦，又豈是豪華客輪上的乘客可以比擬的。有時它的代價也實在是太大了，難怪大多數的人寧願安安份份的過一生，而不敢自己揚帆出海，找尋一個新的世界。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可以這樣幸運的乘上一艘帆船，由自己掌舵，到自己喜歡的世界。但，即使沒有這種機會，祇要窗外可以看見一艘船，停泊在那裏，都會帶來一份希望吧。

晚餐之前

剛打開家門，孩子就奔跑着過來，口裏呼喊着爸爸爸的。我有着每個工作日的疲倦，但還是滿心歡喜的抱起了孩子，然後坐在搖椅上與孩子搖呀搖呀的，孩子高興，我也快樂。

妻從房間走出來，手裏拿着一封信，說你的信也許是你的舊情人的信，我說謝謝。我接過信，她已經走進廚房去預備晚餐了。

孩子在搖椅上只一會就不耐煩了，嚷着要下來。

孩子在玩，妻在廚房，而我也就可以從容的把信拆開來看，看筆跡就知道是素平的，雖然已有近一年多沒有她的消息，她的信還是特效藥劑，可以喚醒我沉睡多時的感覺。

對於收看海外朋友的來信，我往往感到既興奮而淒涼。這些年來，自己最先嚷着到外面流浪，到了現在，自己竟變成唯一留下來的了。關於自己的處境，我則懂得去自嘲。

一番，當海外的朋友從一個國家流浪到另外一個國家，我也會從城市搬遷到鄉間，過了不久又從鄉間搬進城市，在這不斷搬遷的過程中，我也忘記自己無可奈何的處境，好像自己還不會完全的與現實妥協了。

記得三年前的一個晚上，素平對我說她第二天就要離開香港，我說好的。那時候我們什麼都不在意，我們還年青。

那一個晚上我們就一塊兒去喝酒，我還通知了海寧、權與恩士，五個人在「美侖酒店」樓下的酒吧坐了一個晚上。幾名韓國少女拉着小提琴，演奏着一些並不流行的樂章，在烟與酒與聲浪中，音樂與時代的節拍是不協調的，顯得可笑。那一個晚上，我們沒有說什麼，權不再說梵高割耳的故事，恩士的笑話沒有了，海寧是滿不在乎的，素平還是一般的平和，有時她是漫不經心的。在過往我們都喜歡說將來大家怎樣一起的去闖天下，正如那一回在尖沙咀遇着一名騎單車環遊世界的德國青年，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後來一個人跑去「先施公司」買下一個睡袋，準備流浪用的，據說即使是下雪天也用得着的。那時候我們都醉心於往外跑，並不儘是虛榮心作怪，而是大家不希望一輩子呆在一個地方。流浪在表面看來，又是最浪漫的生活方式，誰不喜歡浪漫的呢，即使說說也是好的。

在那一個仲夏夜裏，我們帶着醉意，擁抱着唱歌。在街上，我看着雨流過素平的面

頰。然後，在天星碼頭旁，素平說明天大家不要送機，我們都說好的就各自離去了。第二天中午，我還是到了機場，在一個角落，素平落寞的坐着，默默不語的她只帶着一個帆布袋，很簡單的行裝。我看見她年老的母親站在一旁掉淚，那時候，我想對她說：不要走吧，但話還是沒有說出來，就像很多時候我想對她說一些話，却又說不出口。登機時候到了，素平獨自一人背着布袋，走進禁區，回過頭來，像要說些什麼。

我把素平的信拆開，裏面有兩張複製的畫。

一張是畢加索畫的小丑。

當我們幾個朋友聚在一起遊玩談天，有時喜歡玩小丑的遊戲。大家開心就可以了，即使彼此侮辱對方也不會覺得難堪。但也會有憤怒的時候，情緒控制不來的時候。有一次，我就藉着憤怒而一手拿了海寧兩幅大版畫，在他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態度對我的時候，打開門就走了，當我跑下街的時候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有些時候，大家見面多了，變得無話可說，會彼此討厭起來，立誓不再見面，甚至在街上走着，也會不知在什麼時候，自己在人叢中自動消失了。

另外的一張複製畫是更高的大溪地女郎的素描，畫中的女郎閒適地沐浴在陽光裏，那種閒適，我們過去也曾享受過。那一年的暑假，我們什麼也沒有做，很多很多個下午，都在泡陽光。有一次，我與權，素平在沙灘上談了一個下午，那是權與素平第一次

見面，在陽光下。就如素平把海寧帶到我們中間，也是在海灘與陽光下的。這樣子的見面，不算特別，反而有健康的感覺。在日光之下，說夢話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年輕時候總是可以有很多的許諾與狂妄的舉動。而素平，總是喜歡很平靜的說一個故事，平靜的說自己的不幸與快樂，像醫生解剖生物，沒有一點點激動。那時候的素平，與我在大學時所見的差不多完全不一樣了。大學時代的素平總是面色蒼白的，只喜歡手持着筆記與朋友在校園漫步，考試成績永遠都超越其他的同學。她讀過很多很多書，只因爲喜歡看書，對於什麼學生的活動她從來就不理會，見面的時候，我會對她說：不要只管讀書，到外面去看看這個世界。

畢業後，素平竟然連工作也不做，爲了不喜歡看別人的面色。有近半年，她什麼人也不願見。於是，我才知道，真正灑脫的是她，不是我。我一直以爲自己什麼也不在意的，但對於畢業後找工作，我竟然患得患失的過了一段日子。但她，才真的不在乎，我才認識她有深厚的一面。關於她的哀傷，我是從來也捉摸不到的。經過了大半年，她才答應去找一份工，只爲消磨時光。

那一年的夏天，素平把海寧帶到我們中間。海寧本身就是一陣風，做什麼事情都是效率驚人的。於是五個人的話題也就多了，我們大家對彼此之間沒有什麼要求，就這樣日子反而過得好，喜歡怎樣就怎樣。當我窮得連午餐也付不起的時候，總會想起素平，

只一個電話她就會坐的士過來替我付賬。那年多的日子裏，我們從來不發愁，什麼都不缺乏，我們是依據着感覺過日子，所以，從來也就不曉得爲明天愁苦。

有一天，我接到素平的電話，說希望見我，於是我就跑上素平的家，走進去竟有孤寂的感覺，她對我說家十多年來沒有變動過，又說自從哥哥走後就從來沒有與父母親說上過十句話。我不知道爲什麼會跑上素平的家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素平的家，在房中，素平像想對我說些什麼。

今天，當我看素平信裏面的畫，竟令我有悲哀的感覺。素平的信還是那麼的平靜，就像當年，她說一個故事，無論那故事是如何驚心動魄，都可以冷靜的說出來。

素平走後一年，賜權也到了巴黎。素平剛從希臘返回巴黎；在希臘她曾受傷，卻沒有告訴我，在外國流浪的幾個年頭，素平已經懂得如何去照顧自己。她曾經告訴我，有好幾個月，她沒有錢，沒有工作，每日的食物只有清水麵包，但還是一般快樂，可以去畫畫，坐下來讀書，便不會爲着明天而憂慮，素平甚至說當她醒來時知道自己仍然活着，就會快樂的去過那一天。

晚上，當權冒着雨到她簡陋的房子時，他是難過極了，而素平卻沒有表示。我知道，即使內心是激動或快樂，素平總是平和的。她曾經對我說過，一生不會激動過，至少在外表看來如是。我想，這不過因爲她比我們都看得深、看得遠吧。